责编:田朝艳 美编:刘仕川 组版:周照省 校对:兰凤琴 吴刚飞 E-mail:2296446538@qq.com

若水乌蒙:你的诗与远方

雷洪旗

若你问,何处安放我的诗与远方?不必追寻桨声灯影的江南,也无须神往流沙似金的塞北。请你到云贵高原的褶皱深处寻我——我是若水乌蒙。“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是我名字中的哲思。我横跨昭通5县,怀抱2.62万公顷的苍茫林海,朝天马、三江口、海子坪这3块翡翠,铺就长江上游最壮阔的画卷。我的肌理,是一首写在云端的散文诗。

朝天马是我的“奇思”。这片区域深处的小草坝林区正是“云天麻”的道地产区;清风拂过林海,常有淡淡药香。五月时节,成片的珙桐开得如堆云积雪,那些振翅欲飞的“白鸽”,便是我写给天空最洁白的诗行。南方红豆杉、水青树、连香树在此静静伫立,它们是穿越悠远时光的绿色信笺。

三江口是我的“心跳”。作为我国特有珍稀竹类——筇竹重要的起源、分化与分布中心,这里坐拥大面积的天然筇竹林海。山风掠过,竹浪翻涌,四川山鹧鸪在晨光中发出清越的啼鸣;林麝于绝壁间腾跃,如履平地;黑熊在竹丛深处留下湿漉漉的掌印,昭示着这片古老山林强劲的脉搏。

海子坪是我的“呼吸”。在这片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天然毛竹林里,连时光都变得柔软。桫椤舒展开巨叶,小熊猫在夜色中缓缓踱步,灰胸薮鹛在灌丛深处低语,鸣声如丝弦轻拨。

我曾满身伤痕,也曾一度沉寂。直到一群人翻山越岭而来,他们用十年光阴,将我从被遗忘的角落,镌刻进时代的注脚。

铁腕治理,是我力透纸背的笔触:全面清理保护区内矿业权,清退散养牛羊,100余名管护员用脚步践行着对这片山林的忠诚。科技赋能,是我新添的灵动韵脚:350台红外相机睁开“慧眼”,33万余份影像记录着我的每一次呼吸。当规范化建设的号角吹响,院士专家踏访我的腹地,我不再是无人读懂的山野,而是有了科学准绳的生态屏障。如今,我的森林覆盖率已接近九成,只为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的防线,用身躯拦住泥沙,许长江一脉清澈。这汪碧水,流进金沙江,也流进亿万人的心田。

我曾以为,爱我是要将我圈禁。后来我才懂得,真正的爱,是让我滋养人间。

在大关县黄柏棚村民小组,护林员唐付跃把根扎在林海深处。他说:“以前砍树是吃祖宗饭,心里发虚;现在护绿是存‘绿色存款’,日子过得踏实。”朴素的话语,胜过千言万语。你看,错峰生长的方竹与筇竹,林下辛勤培育的天麻、竹笋,正慢慢成为乡亲们的“绿色存折”。当小草坝的天麻走出大山,当乡亲们在绿水青山间露出笑容,我终于明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只是墙上的标语,更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

91年前,毛主席写下“乌蒙磅礴走泥丸”,那是红色的壮歌;今天,我正书写着“绿水青山带笑颜”,这是绿色的新篇。我不只属于昭通,也不只属于云南,我属于每一个在都市喧嚣中渴望诗意栖居的你。

老子云:“上善若水。”我愿做那至柔之水,洗涤尘埃,抚慰心灵,生生不息。珙桐不争一时之艳,静候四季轮回。我不艳羡繁华,只愿你在疲惫时,能想起在祖国西南,有一片林海正悄然为你呼吸。

风拂乌蒙夏正好 山河一脉昭阳春

——一颗苹果的完整旅程与一方水土的风物答案

吴文娟

乌蒙山的风,吹了很多年。

它吹过南方丝绸之路的马帮铃响,吹过锁钥南滇的古城门,也吹过山野间年年盛放的苹果花。时序流转,温润的山风穿过层叠山峦,拂过郁郁葱葱的万亩果园。

在昭阳,风知道这片土地的所有心事。

这片土地见过太多聚散匆匆。世事变迁,唯独扎根山野的耕耘者,在岁月中稳稳立足,于乌蒙腹地生生不息。风知道土地何时苏醒,知道一群人何时启程,知道每朵花落在哪片泥土上,知道每颗果子离开枝头后奔赴的远方。

这些年,风里多了厚重踏实的气息——

那是产业蓬勃发展的脉络和沃土孕育丰收的伏笔。从零星果树到万亩绵延,昭阳区已成为中国南方极具规模的优质苹果主产区,一颗颗高原苹果走出大山,成为昭通深入人心的名片。

这份繁盛,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一任任决策者接续发力,将种子播撒在乌蒙大地;是一代代果农扎根高原,春护花、夏养果、秋收实、冬蓄力,硬是将零星物产培育成富民支柱产业。山风浩荡,见证了这场蜕变。

产业发展至此,一个心结却始终悬在心头。

每到秋日丰收,苹果缀满枝头。品相上乘的果子装箱外运;那些品相欠佳却同样沐浴阳光雨露的果子,却堆满仓库,静待一个不确定的命运。

风也见过。见过它们在仓库角落,色泽从鲜红变为暗红,最终无声归于尘土。

这时,深耕乡土的人们不由发问——

一颗果子,难道只能凭卖相决定身价?

一方好水土,难道只能做鲜果的搬运工?

问题生于斯,答案亦归于斯。这个问题很轻,像种子落入沃土,山风却记住了它。

而答案,其实一直静静藏在这片土地的名字里。

昭,是故土疆域的称谓;阳,是高原亘古不变的日光;春,是山野四时轮回的花期与生机。山河不言语,却把来路与归处,都写在了“昭阳春”这3个字里——疆域所出,皆有所归。日光所照,皆可封存。春华所结,皆能沉淀。

这是山川赋予的禀赋,也是那颗追问之心找到的答案。

山河有问,风物作答。

产业发展至今,规模已然具备,产品品质不断提升,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但单靠一条腿走路,终究走不远。鲜果外销纵然前景向好,却也有它的局限。每年丰收季,总有一批果子因为大小、品相这些外在的标准,被市场拒之门外。

它们同样沐浴着高原的阳光雨露,同样凝结着果农一年的辛劳与期盼,难道就该被堆放在仓库的暗处?

这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损耗,更是一方水土对果实的亏欠。

前端深耕种植、做好鲜果外销,是产业的一条腿;后端让每一颗果子都找到归宿,是产业的另一条腿。两条腿走路,才走得稳、走得远。果酿深加工这条路,我们潜心耕耘多年,并不孤单。山风拂过广袤的果园,也捎来先行者的回响——鲁甸当地的果实已先行一步,以果酿的姿态走出大山,在时光中彰显自身的价值。而今,产业链终端的方向已然明晰,先行者的足迹闪着光亮,催人奋进。奔赴同一条道路,怀揣同一种笃定。而我们的脚下,除了广袤的果园、厚实的家底,还多了一份底气——那是山河赋予的禀赋,是风土的沉淀。

让这条路化作果实的归程,丰收便不再是负担,次果也将酝酿出另一段回甘。每一颗果子都有自己的归宿——这才是对土地最好的交代、对耕耘者最实在的回馈。

一杯果酿,一脉山河。

果酿深加工,不只是拓宽增收渠道,更是为这片山河寻一个载体——将高原日光、山野清风尽数封存,让外界透过一杯佳酿,读懂乌蒙群山,读懂这片土地。产品升级的背后,是地域文化无声的表达。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物,涵养一方性情。风物佳酿素来是人文纽带,是时光淬炼的乡土精华,联结世事人情,绵延地域脉络。

乌蒙山的风,还会继续吹下去。它会替这片土地铭记,曾有一群人,如此认真地对待每一颗果子的旅程。

夏日风暖,草木峥嵘,万亩果园蓄势待发。山河深处,自有昭阳春意。

“五尺道”情怀

陈剑宁

一道闪电在混沌远古把笋入云端的悬崖劈成两半
古老的朱提江承载着华夏先民的期许
从乌蒙山深处奔来
壁立千仞的巨崖间浮现出龙飞蛇舞般的古道
边疆各族儿女的殷切期盼
温润着巍峨磅礴的群山
在沿江两岸陡峭的绝壁之上
李冰燃起的山火炙烤崖石
熔铸出情暖千古的
五尺宽的悠悠古道
秦将常頞率军
对古道加以修缮拓建
唐朝御史中丞袁滋受命持节
册封异牟寻时途经此地
面对瑰丽险峻之雄关
壮怀激烈惊赞万端
挥毫题下千古雄文
把边疆归唐的历史镌刻于青山崖壁之间
豆沙关由此名扬天下
山河焕发光华
千秋万代广为传颂
走遍华夏的马帮
驮运万物走过这里
沿着古道凹凸的马蹄印痕
踏出亘古绵长的希冀
古僰人悬棺里绯红的灵魂
化作云雾间先民生生不灭的幽梦
凝固成苍穹之下昂扬腾跃的呼唤
五尺道成了联结古今灿烂文明的通道
一头连着先民古朴的坚韧执着与追求
一头连着当今改天换地辉煌历史之壮观
奔驰而过的列车已把先民的梦想变为现实
滚滚车轮鸣奏着数千年华夏各民族圆梦的绝唱
这并非虚无缥缈的空想
而是铮铮铁骨铸就的鲜活现实
每当我走上这悠悠千古的五尺道
心底热血奔涌
情思飞扬
我惊叹于中华锦绣山河的壮美
更赞颂边疆各民族儿女滚烫的家国情怀
永恒的爱国之花
永远在祖国母亲温暖的怀中
绚丽绽放

超哥的三塘菌

胡兴梅

每年七八月,我的邻居们总是早出晚归,忙着在田埂上、草丛中翻找。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三四岁的孩童,所有人都乐此不疲!今年也不例外,超哥同样劲头十足。

超哥是我的堂弟。他年纪并不大,只有十来岁,是寻菌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可他对找菌子这事儿似乎颇有研究。众人寻找的“三塘菌”,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鸡枞!寻菌的乐趣,装点着老家孩子们的童年。

这种神奇的菌子,它的外形像极了诗人张志和《渔歌子》里渔翁戴的箬笠。只不过渔翁戴的是青箬笠,它却顶着一顶白色或是灰色的菌盖。它总是趁人不注意时偷偷探出脑袋,有的“倒霉鬼”刚探出头顶,脑袋还没全部露出,就被人们连根拔起,然后扔进水里洗个澡,随即丢进锅里,成为餐桌上的美味。《徐霞客游记》曾记载,主人特意“另觅鲜鸡蓼瀹汤以佐饭”,由此我猜测,徐霞客也曾吃过三塘菌。不知道在何处曾读到过古人这样夸赞三塘菌:“异哉此鸡是何族?无骨乃有皮,无血乃有肉。鲜于锦雉膏,腴于锦雀腹。”足见三塘菌味道鲜美,也难怪大家早出晚归,四处寻找它的踪迹。

当然,对于三塘菌,在我的故乡也流传着各种传说。我曾好奇地问超哥:“这个菌子还这么小,怎么不等它长大再采?”“菌子被人发现后就不会再长了!”超哥颇有经验地告诉我。我却认为这个说法只是乡间传言,也许是寻菌的人太多,你不采,别人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它采走。

关于三塘菌名字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它们一出现便是三处,也就是说你找到了一处,那么在它的周围多半能找到另外两处。对于这个说法,超哥持怀疑态度,他觉得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并提出疑问:“既然每次都是三处,那为什么还有单独生长的独脚菇?”但他也说不出为什么叫三塘菌,我也说不出缘由。

母亲曾说,捡菌子是要看缘分的。她回忆刚嫁过来时,曾多次在菌子的旁边走过,甚至踩碎了菌盖和菌柄,也没发现它的存在,最后还是奶奶提着篮子来将剩下的菌子根挖回家。所以,在母亲看来,捡菌子是缘分,缘分到了你不用刻意去寻找都能和菌子相遇,缘分不到即使近在眼前也难以发觉。但超哥并不认同这番看法,他觉得这只不过是懒人找的托词罢了。

超哥的父亲曾说,三塘菌是地下的蛇催生的,但这个说法立马就被超哥否定了。他认为,菌子不是蛇催生的,而是蚂蚁培育的。因为在他多年的寻菌过程中,从未遇到过任何一条蛇,反而在挖菌的时候常常见到成群的蚂蚁,还有蚂蚁的“王宫”——用他和我们当地人的话来说,就是蚂蚁的“娄娄”。超哥年纪尚小,虽不清楚三塘菌和蚂蚁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但他坚信,这与父亲所说的蛇并无关系。

超哥告诉我们,他采菌子不光用眼睛看,还用鼻子闻,什么时候、什么地段、什么情况下有菌子,他都心中有数。常有人打趣他说,只有狗才靠鼻子闻。他只是笑着说:“你们不相信就算了!”听超哥细细道来后,我对他所说的这番话深信不疑。

他认为,采三塘菌是件讲究的事,首先要知道蚂蚁巢穴的位置,做好标记,以便日后寻找、来年丰收。雨后和凌晨,是最容易找到菌子的,因为水分充足,菌子生长比较快。最好选择菌盖还未完全张开时进行采摘,那时的菌子味道最为鲜美,如果待其完全长大就不够鲜嫩了。捡菌人通常都会随身携带采摘菌子所用的工具,超哥带的是他父亲做篾匠时留下的篾针,一种呈Z字形、手指头粗细、十余厘米长的铁器。该工具体型不大,便于携带,用的时候也不会破坏蚂蚁的巢穴。超哥说,菌子的菌柄较长,若不用工具采挖,残留在土里的部分取不出来,浪费了可惜;若用锄头深挖,则会破坏蚂蚁的巢穴。一旦巢穴被毁,来年便不会再长出菌子,也就是永善人常说的“操娄娄”。因此,采三塘菌时必须保护好蚂蚁的巢穴,才能年年在此采摘到三塘菌。

天未亮时,超哥便早早地带上工具出门,风雨无阻,因为在雨后寻菌,往往收获最大。采到菌子后,他会用两片芭蕉芋叶或者小瓜叶子叠成漏斗形,这样摆放可以让菌子根部合在一起,便于拿取且不会损伤菌盖。往往我刚起床,便能看到他身着五分裤、脚踩人字拖,提着菌子、哼着歌,轻快地归来。

在土豆、大白菜的售价一两元一斤的永善,三塘菌卖到了一百多元一斤。因此,超哥也会将品质好的菌子拿到集市售卖,还忍不住向我讲述他第一次卖菌子的经历。

他回忆,第一次卖菌子时,自己才七八岁。采完菌子,天还未亮,他便在蒙蒙细雨中步行一个小时赶往集市。因为不知道菌子的售价,他便找了一位看上去和他一样提着菌子在路边售卖的慈眉善目的成年人请教,对方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不同品类菌子的价位。机智的他为了尽快将菌子卖出,决定适当降价,果然比别人更早卖完。挣到第一笔钱后,他在商店买了一支自己从未吃过的雪糕,还给堂妹买了一包辣条。他将辣条小心翼翼地装进包里,舔着雪糕,满心欢喜地回了家。

当然,超哥为人也是毫不吝啬的。他每次都会把菌子分成三份,自己留一份,给我和小叔家各送一份。超哥最喜欢的是菌子煮面条。用粗糙的瓜叶将菌子清洗干净,撕成碎块,随后把油烧热,将豆瓣酱放入锅中炒出红油,加入清水烧开,放入盐和其他调料,再放入菌子煮熟,之后将大蒜拍碎,和新鲜的青花椒一起加入汤中。无须添加过多的调料,以免破坏菌子的浓郁香气,最后加入面条,待浓郁的汤汁充分浸入面条后起锅,他便满足地享用这道美味。

我们一致认为,三塘菌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特殊礼物,而超哥,是我见过年龄最小的、最热衷于寻找这份特殊礼物的人!